

泉源森

## 風水輪流轉： 中菲兩國貧富易位



無所不談

世事如棋，命運與國運輪流地轉動，歷史從不間斷，它總在轉變中改寫人類貧富衰盛的歷程。若回望上個世紀，菲律賓可謂風光無限，曾經貴為美國殖民地，在亞洲是數一數二的富庶之地。那時的馬尼拉市容街道整齊現代化，燈火通明，人們西裝革履、爵士樂到處飄蕩，被譽為「亞洲小紐約」，而彼岸的中國，卻仍沉陷於內憂外患的貧窮與戰亂當中。

過去的中國，因為動亂而經濟萎靡不振，尤其是在文革「四人幫」統治時代，中國大陸實施「無產階級專政」，把中國人善於經商的天賦埋沒起來，人們毫無出路可言，一切講求勞動，卻不講效率，穿著相同顏色的毛裝，吃著配給的粗糧；那是一個人人貧窮，空有滿腔抱負，卻又無能為力的黑暗時代，一個均貧的社會，全民弄得土裡土氣，中華傳統文化被沈重打擊破壞，如同漫長的灰色冬天……

而在這數百年以來，中國人因為戰亂與貧窮，紛紛逃離家園，出外謀生，流落東南亞與菲國的人數更有數百萬計。

然而，現在風水輪流轉，當歷史走進改革開放的年代，當自由市場與創新思維逐漸解凍，中國與其他華人自由地區，特別是台灣、香港、澳門、新加坡等經濟發達國家與地區，陸續迎來了自己的春天。

這些地區秉持法治與廉潔，重視教育與秩序，憑著勤奮與智慧，重新定義了亞洲的經濟版圖。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，澳門博彩業蓬勃發展，台灣以科技立國，新加坡則以清廉與紀律聞名於世。華人世界的崛起，成為「文化自信」最有力的證明。

相對之下，昔日的富國菲律賓卻陷入了政治的動盪與制度停滯的泥淖當中，要靠舉債渡日。貪腐與階級分化使社會難以為繼，國內機會有限，無數菲律賓人只得遠赴海外，成為外勞，反過來在諸華人自

由地區務勞謀生。當年的「富者」，今日反而成為「勞者」，要寄人籬下，謀取生計。

目前，據非正式的統計，約有六、七十萬至一百多萬名菲律賓外勞（大約佔菲外勞總人數的兩、三成），在台港澳等新、華人經濟發達的地區務勞，這些菲律賓人對華人的聰明富裕，無不心存羨慕，從此不敢再輕視華人；歷史的轉盤，就這樣在半個世紀之間，輕輕一轉，煥然一變。

而菲國華人作為菲律賓較為富裕的少數族群，則形成與海外菲勞們強烈的對比，因為他們大多經商，比原住民富裕，屬於國家的頂層階級，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驕傲自大，而是長年在商業上回報國家，默默作出慈善工作而聞名全菲，積極貢獻回饋社會；無論是颱風過後捐助救災活動、義診醫療深入偏僻山區、志願消防隊奔赴火場、學校建設援助農村等等。這些低調的善意之舉，正是文化底蘊的一種表現，充份顯示了同胞之情，不以財勢壓人，而是以德服人，贏得菲人的尊重。菲律賓社會也已經逐漸明白，華人並非僅為財富而來。華人的銀行、商場、快餐店、藥房等等，已被視作菲國自豪的來源，這些品牌打敗了外資，更被認為是菲律賓人的驕傲，華人是實際行動回報這片土地。

如今的亞洲，已呈現全新格局，菲律賓卻仍在努力追趕發展，而中國與其他華人地區，則已站上世界舞台。貧與富、強與弱的對比，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浪潮，真正不變的，是那份奮鬥的精神與制度的力量。

風水輪流轉，命運自有時。貧富非天命所定，唯有教育、勤勞與廉潔的制度，能讓一個民族持續昂首於時代之前。

**世界風水輪流轉，貧窮富貴不久常，  
華人天生就勤奮，自古即善於經商，  
菲民本質較散漫，樂天知命性開朗，  
兩者結合成一體，互補互濟永富強。**

林輝煌

## 跨越時空的英雄共鳴



特稿

近日，我隨中國武榮股比干文化研究會代表團飛赴馬尼拉，出席世界林氏懇親大會。會議甫一結束，便與幾位同仁前往慕名已久的黎刹公園，赴一場跨越血脈與時空的心靈之約。

步入公園，菲律賓國旗獵獵作響——藍色象徵環抱群島的海洋，紅色代表這片土地的熱忱。穿過長練的人群，黎刹紀念碑靜靜矗立。這座被譽為「指路明燈」的建築莊重肅穆，兩名持槍軍人肅立護衛，堅毅的目光守護著方尖碑下安息的英魂。基座上鐫刻的「1896年12月30日在Bagumbayan Field處決」在陽光下格外沉重。我們放緩腳步，世林會上反覆提及的「慎終追遠」，此刻獲得了最莊嚴的詮釋。

凝望紀念碑，黎刹的一生如畫卷展開：這位精通多國文字的眼科醫生，未執刀劍卻以筆為戈，用《社會毒瘤》《貪婪的統治》刺破殖民統治的陰霾；35歲從容就義前留下的《我的訣別》，以文字點燃火種，喚醒了菲律賓的獨立意識。同行的林時僑會長輕聲感歎：「比干以忠諫殉國，黎刹以文心救國，英雄的内核原是相通的。」這句話如晨鐘暮鼓——我們傳承的比干「忠孝」家風，與菲律賓人民緬懷的黎刹愛國情懷，本就是人類文明共有的精神瑰寶，那份對家國的赤誠，為正義挺身而出的勇氣，跨越時空而共鳴。

蘇麗莎

## 我遇到詐騙份子了嗎？



寶島來鴻

日前從住家步行到教堂途中，一輛休旅車突然停在我面前，把上一位大約30歲的女子車頭探出來，向我說：奶奶你要去哪裡，我來載你吧，乍聽到有人喊我奶奶，不禁自問，自己看來有那麼老嗎？以我的年齡，應該還沒有福氣有這麼大的孫女吧。

我回答說，我只是要到附近的地方，拒絕了她，看著自己剛剛開完刀不久的右腿，才意識到可能是我走路緩慢，才會讓女子萌起要載在我一程的念頭，我感激萬分，因為這年頭，願意幫助陌生人的人幾乎是鳳

毛麟角、少之又少了。

我把白天遇到的情況告訴朋友，朋友的第一個反應是幸好我沒有上女子的車，因為她可能是詐騙份子，看到我年老且腳又不方便，想藉機詐騙我的錢，現今社會人心不古，詐騙犯兩層出不窮，為了自保，人人的確要提高警覺，以免受騙，我分析，要是那女子真有不軌意圖，她定會鏝而不捨，想盡辦法說服我上她的車，但是那女子聽我婉拒，也不勉強我，只是叮嚀我要小心行走，然後開車揚長而去。

我相信世界上還是有好人，只要我們對人誠心以待、心存善念不難找到善良的人。

馬忠

## 文學期刊如何破局？



巴山一馬

最近，《作品》雜誌主編的一段視頻在網上火了。為了推銷雜誌，他全力奔走，用「骨折價+贈品」的方式努力爭取新讀者。這番看起來有些辛苦卻又充滿誠意的舉動，不僅觸動了許多關心文學的人，也真切地折射出當下文學期刊的生存困境。同樣在車流中奔跑推銷小商品的普通人，與手握文學陣地的期刊主編，兩個相似的奔跑身影，折射出的是文學在大眾視野中逐漸邊緣化的無奈——這份令人敬佩的敬業背後，是文學期刊訂閱量銳減、影響力式微的集體窘境，更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時代之問：到底是文學期刊拋棄了讀者，還是讀者拋棄了文學期刊？

其實，這場「雙向拋棄」的迷思，本質上是文學期刊的傳統生態與當下傳播語境、讀者需求變化之間的嚴重脫節。從期刊自身來看，不少文學期刊確實存在「自我封閉」的傾向。長期以來，部分刊物深陷「圈內迴圈」，稿件來源局限於固定的作家群體，內容多聚焦於小眾化的個人情緒表達或脫離現實的空泛敘事，缺乏對當下社會現實、大眾精神困境的精准捕捉與回應。當讀者在生活中面臨房價壓力、職場焦慮、身份困惑等現實問題時，翻開文學期刊，看到的卻是遠離煙火氣的文字遊戲或重複的審美表達，自然難以產生情感共鳴。更有甚者，一些期刊固守「曲高和寡」的姿態，刻意追求語言的晦澀與形式的先鋒，將文學變成少數人的「智力遊戲」，主動關上了與普通讀者溝通的大門。此外，在傳播方式上，許多文學期刊對新媒體的適應能力不足，仍依賴傳統的訂閱、郵寄模式，缺乏短視頻、直播、社群運營等年輕化的傳播手段，難以觸達習慣了碎片化閱讀的新一代讀者，最終在資訊洪流中逐漸失語。

而從讀者層面來看，時代語境的變遷也深刻改變了大眾的閱讀習慣與精神需求。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，「效率至上」的理念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碎片化、娛樂化的閱讀成為主流。人們更願意用幾分鐘刷完一條短視頻、一篇公眾號推文，而非花費數小時沉浸在一篇長篇小說或散文中。這種閱讀習慣的轉變，使得需要靜下心來細細品味的文學作品，逐漸被擠出大眾的日常生活。文學期刊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兩方面：一方面，電影、電視劇、綜藝節目、網路遊戲等娛樂形式，以更直觀、更具互動性的方式滿足了大眾的精神需求，相比之下，文學期刊的審美體驗顯得更為單一，難以與之爭奪讀者的注意力；另一方面，隨著教育普及及程度的提高，讀者的審美水準與選擇空間也在不斷

王朝暉

## 豪邁的鷹

——致賀彥豪



特稿

30年前，我寫過一首名為《鷹》的小詩，內容是這樣的：倘若天空是一張無垠的稿箋/你就是一隻豪邁驍勇的鷹/日夜翱翔在茫茫的時空/用那雙利爪擊風的鷹翅/書寫一串串藍色的詩篇……縱然有狂飆掠過/縱然有冰霜雪雨淋過/你仍以火的激情美的憧憬/把握生命的追尋/勇敢是你的坐標/堅韌是你的意志/即使在漆黑如墨的夜晚/還是在飛沙走石的天空/只要高擎信念的燈塔/步履曲折也是美麗的浪花……作為饋贈文友賀彥豪以此共勉。

果真如我所料，30年後的今天，七十多歲的他仍「情亂意迷」地醉倒在繆斯芬芳的石榴裙下，像一隻不知疲倦的「老鷹」，依然用睿智的目光去「搜索」創作的愜意和生命的輝煌……

我與賀彥豪相識，是詩歌作「媒」。遙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正值文藝復興、詩歌盛行的時期，我和賀彥豪經常在報刊雜誌上「會晤」，而實際上卻從未曾謀面。

賀彥豪當時作為泉州市職工「自學成才」的典範而受文化宮授權，全面負責組建泉州市職工文學社，於是，他意氣風發地團結一批「只知其名，不知其人」的文學青年來加盟其社團組織，我無疑成了他發展的對象。

他作為理事長，身體力行，為活躍職工文化生活，繁榮文藝創作嘔心瀝血、披星戴月，時常邀請省內知名作家舉行文學講座和作品研討會，並積極聯繫有關部門讓我們下基層深入一線采風，積累了不少豐富的創作素材。

他總是把文學活動搞得有條不紊、有聲有色，受到了眾多文學愛好者的讚譽，為壯大和提升泉州市整個職工文藝創作隊伍做出了應有的貢獻！

賀彥豪為人真誠，正直豪爽。不幸的

提升，他們不再滿足於被動接受期刊推送的內容，而是更追求個性化、高品質的閱讀體驗，當文學期刊無法提供符合其期待的內容時，自然會被讀者「拋棄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出現的期刊「抱團取暖」現象，雖然體現了行業自救的努力，卻也從側面反映出文學期刊突圍無門的尷尬。互相打征訂廣告的模式，本質上仍是「圈內互助」，未能打破期刊與讀者之間的壁壘，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事實上，文學期刊的困境並非個例，而是傳統文學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必然面臨的挑戰。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學期刊只能被動接受邊緣化的命運，關鍵在於如何打破「自我封閉」，實現與讀者的「雙向奔赴」。

要破解這場困局，文學期刊首先需要主動「走出象牙塔」，重新建立與現實、與讀者的連接。內容上，應打破圈層限制，既要扶持青年作家、挖掘新銳力量，也要鼓勵作家深入生活、紮根現實，用有溫度、有力量的文字記錄時代變遷，回應大眾的精神困惑。比如《人民文學》《收穫》等期刊近年來推出的關注脫貧攻堅、鄉村振興、抗疫精神等現實題材的作品，就成功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反響，證明了文學與現實結合的強大生命力。形式上，文學期刊需要主動擁抱新媒體，利用短視頻平臺解讀經典作品、採訪作家創作背後的故事，通過直播帶貨、社群互動等方式拉近與讀者的距離，讓文學以更鮮活、更接地氣的姿態走進大眾視野。同時，還可以探索「期刊+文創」「期刊+線下活動」等多元化的運營模式，豐富讀者的閱讀體驗，提升期刊的影響力與盈利能力。

而對於讀者而言，也需要給予文學期刊更多的耐心與包容。在娛樂化資訊氾濫的當下，文學所承載的審美價值、思想深度與精神力量，是其他文化產品無法替代的。靜下心來閱讀一篇優質的文學作品，不僅能夠獲得審美享受，更能在文字中找到精神寄託，實現自我療愈與成長。當然，讀者也有權對文學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，用閱讀選擇倒逼期刊改革創新，推動文學期刊在適應時代變化的同時，堅守文學的初心與使命。

文學從來不是孤立於時代的存在，文學期刊也不應成為被遺忘的精神角落。當奔跑的主編不再僅僅為了訂閱量而奔跑，當文學期刊能夠真正紮根現實、回應讀者，當讀者願意重新拾起文字、擁抱文學，這場「雙向拋棄」的迷思自然會迎刃而解。

畢竟，文學的生命力在於與讀者的共鳴，而期刊的價值，正在於搭建起文學與大眾之間的橋樑——唯有雙向奔赴，才能讓文學期刊在新時代重煥生機，讓文學的光芒照亮更多人的精神世界。

本論壇投稿郵箱：siongpoforum@gmail.com

大眾論壇 園地公開 歡迎投稿 文責自負 作者觀點 不代表本報立場